

蔚蓝色的脚印

叔延东

蔚蓝色的脚印

权 延 赤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8.25 印张 363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83 定价1.33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我人民空军初创历程的长篇小说。

抗日战争一结束，党中央便派出一批优秀人员去东北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创办了第一个航空学校。蒋介石惊慌失措，疯狂破坏，千方百计要把人民空军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人民空军的创业者们，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在同敌人的反复较量中，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特别是同潜入航校内部，隐藏极深的敌特进行了复杂曲折，惊心动魄的斗争，粉碎了敌人的“死鹰行动”——四支“毒箭”的险恶阴谋，终于使我们的第一批雄鹰飞上了蓝天。

本书塑造了一批吃大苦，创大业，个性鲜明的共产党“开天人”的英雄形象，生动地再现了我党创建空军的历史画卷。

引子

一九四六年一月。

古都北平经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，变得死气沉沉。天安门城楼的红墙被风吹雨蚀，泥皮斑驳，露出一块块大灰砖；华表低头，石狮叹气。

天安门前的马路，那时还是用一块块的大方石铺成。马路上左右蹲着东西三座门，路南是圈起的红墙和堆积多年的垃圾。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在那儿挤着堆儿，露天而宿。

一辆黑色轿车从古老的马路上驶过，经王府井向北拐去。车上坐着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疆。他靠在椅背上，两眼微闭，凝思默想。

蒋介石派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北解放区，已经攻占锦州，正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。没有极特殊情况，文疆是不会离开东北的。然而这次召他来北平的电报，署名是“洪森”。这说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下的命令。据算命的说，戴笠命中缺水忌土，所以军统局局本部使用的化名，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弥补他命中之不足。

轿车停在兵马司一号。文疆下车看看天，天空已经罩上一层幽蓝朦胧的暮色。

副官敲响客厅的门铃，隐约可闻的女人浪笑声嘎然而止。戴笠是决不愿让部下知道他荒淫无度与奢侈豪华的私生活的。文疆虽说积年反共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可是想到要见的是戴笠，也不由得诚惶诚恐，肃然待立。

回铃响了。文疆小心翼翼地踏上猩红色地毯，穿过室内廊地，毕恭毕敬地站到戴笠面前。

这位面带马相的特务头子，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。他迷信人的面貌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，所以墙上挂画，总少不了“天马行空”，说话时也很爱象马一样先哼几声。

“哼哼，来了。坐吧，先把这个看看。”

戴笠冷冷地说完这几句，起身走入内室。文疆正襟危坐，翻开那本印有大字“绝密”的卷宗，立刻看到一幅森然的画面：四支黑色的羽箭正射向一只栖身岩穴的鸢鹰。画面下是绿蓝色的一行字：“死鹰行动”方案。

文疆仔仔细细读过一遍，心里浮起一种嗜血的欲望。

戴笠回来了，身体在粉壁上投下一道硕大的阴影，两眼闪出凶狠阴冷的幽光，拖着浓重的鼻音，缓缓说道：“哼哼，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，不论马歇尔来华还是其他什么人来华，都只是缓兵之计。打！这是校长的既定政策。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，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。问题是看准的实力压倒谁？哼哼！现在共产党要在东北办航校，妄想建空军，真要是实现了，不但影响实力对比，而且对盟邦，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是巨大威胁。所以要不惜一

切代价，把它置死于出穴之前！”

“是！局长。”

戴笠缓缓踱几步，脸上是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情。陡然间，那黯褐色的嘴唇一撇，浮现出一股刚愎骄矜之态，伸手指向画面：“射向心窝的这支箭，是煮过毒汁的铁箭！13号，懂吗？梅乐斯曾对我讲，13这个数字，欧美人士最忌讳，是凶数，专给人带来灾难。共产党就是三头六臂，也别想逃脱他的掌心！”

“是的。这个13号是——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戴笠挥挥手，诡诈而又断然地说：“按规定配合好行动就行。回去马上把第一支箭射出。怎么样，问题不大吧？”

“没问题。他是我的族兄，是个见钱眼开，要财不要命的家伙。”

“那好，去吧。别给我丢脸！”

“是！”

文疆退出兵马司一号，脸上闪过一道阴冷的狞笑……

引子

一九四六年一月。

古都北平经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，变得死气沉沉。天安门城楼的红墙被风吹雨蚀，泥皮斑驳，露出一块块大灰砖；华表低头，石狮叹气。

天安门前的马路，那时还是用一块块的大方石铺成。马路上左右蹲着东西三座门，路南是圈起的红墙和堆积多年的垃圾。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在那儿挤着堆儿，露天而宿。

一辆黑色轿车从古老的马路上驶过，经王府井向北拐去。车上坐着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疆。他靠在椅背上，两眼微闭，凝思默想。

蒋介石派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北解放区，已经攻占锦州，正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。没有极特殊情况，文疆是不会离开东北的。然而这次召他来北平的电报，署名是“洪森”。这说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下的命令。据算命的说，戴笠命中缺水忌土，所以军统局局本部使用的化名，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弥补他命中之不足。

轿车停在兵马司一号。文疆下车看看天，天空已经罩上一层幽蓝朦胧的暮色。

副官敲响客厅的门铃，隐约可闻的女人浪笑声嘎然而止。戴笠是决不愿让部下知道他荒淫无度与奢侈豪华的私生活的。文疆虽说积年反共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可是想到要见的是戴笠，也不由得诚惶诚恐，肃然待立。

回铃响了。文疆小心翼翼地踏上猩红色地毯，穿过室内廊地，毕恭毕敬地站到戴笠面前。

这位面带马相的特务头子，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。他迷信人的面貌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，所以墙上挂画，总少不了“天马行空”，说话时也很爱象马一样先哼几声。

“哼哼，来了。坐吧，先把这个看看。”

戴笠冷冷地说完这几句，起身走入内室。文疆正襟危坐，翻开那本印有大字“绝密”的卷宗，立刻看到一幅森然的画面：四支黑色的羽箭正射向一只栖身岩穴的鸱鹰。画面下是绿蓝色的一行字：“死鹰行动”方案。

文疆仔仔细细读过一遍，心里浮起一种嗜血的欲望。

戴笠回来了，身体在粉壁上投下一道硕大的阴影，两眼闪出凶狠阴冷的幽光，拖着浓重的鼻音，缓缓说道：“哼哼，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，不论马歇尔来华还是其他什么人来华，都只是缓兵之计。打！这是校长的既定政策。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，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。问题是看准的实力压倒谁？哼哼！现在共产党要在东北办航校，妄想建空军，真要是实现了，不但影响实力对比，而且对盟邦，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是巨大威胁。所以要不惜一

切代价，把它置死于出穴之前！”

“是！局长。”

戴笠缓缓踱几步，脸上是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情。陡然间，那黯褐色的嘴唇一撇，浮现出一股刚愎骄矜之态，伸手指向画面：“射向心窝的这支箭，是煮过毒汁的铁箭！13号，懂吗？梅乐斯曾对我讲，13这个数字，欧美人士最忌讳，是凶数，专给人带来灾难。共产党就是三头六臂，也别想逃脱他的掌心！”

“是的。这个13号是——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戴笠挥挥手，诡诈而又断然地说：“按规定配合好行动就行。回去马上把第一支箭射出。怎么样，问题不大吧？”

“没问题。他是我的族兄，是个见钱眼开，要财不要命的家伙。”

“那好，去吧。别给我丢脸！”

“是！”

文疆退出兵马司一号，脸上闪过一道阴冷的狞笑……

第一章

巍峨的长白山，在中朝边境自北向南绵延千里，它那广阔的胸怀酝酿出无数生气勃勃的溪流，穿山越岭，汇成滔滔的江河；在山脉的南端，浑江滚滚，冲积出一带平川。就在这平川的中部，依山傍水有一座美丽的城市——通化。可惜那正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冬天，景色未免凄凉惨淡。

一场大雪掩盖了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。一道道残垣断壁，一堆堆瓦砾墟土，一个个弹坑水泡，就象不久前覆没的关东军一样，全在风云翻卷的世界里消隐了。

通化城的西南，日本人修造了一座飞机场。现在，机场坍塌的院墙又重新用一人多高的大炮弹壳密密地圈起来。院门处聚了一簇人马。

“我是文司令的联络副官，见见你们的头儿！”

一个脸色青灰，胡子巴楂的土匪，身穿狼皮大衣，头戴狐皮帽，诡诈傲慢地睨视着面前的几名民主联军战士。

站在土匪对面的战士有二十四、五的年纪，紫红面皮，膀阔腰圆，横端三八大盖，象竖着的半截铁塔。他叫鲁八。

“什么文司令？啊哈！文胡子？土匪！”鲁八虎起两眼，那劲头象要把对方横吞竖咽下去。

“客气点，兄弟。现在国共和谈，我们文四爷接受整编，已经当上国民革命军通化支队的司令。”

“奶奶的，屎壳螂找了粪扒牛，真是兵匪不分一家人啊！”鲁八朝后面的战士招呼：“把狗日的枪下了！”

“慢！”联络副官尖声叫道：“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……”

两名民主联军战士抢上前，不由分说夺下他的枪。

一名战士从营区跑出，对鲁八附耳低语几声。

“进去！”鲁八闪开身，喝令一声。

土匪联络副官耸肩抖抖大衣，拔腿就朝里走。身后的小土匪牵马正要跟上，鲁八身子一横：

“你就在这儿老实呆着！”

小土匪被这响雷似的声音吓得缩颈退步。

联络副官回头看看，装腔作势地鼓鼓胸脯子，大踏步朝里走去。

从一座日本式平房里，出来几个人。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“大块头”，名叫刘坤。胸脯宽得象垛山墙，嘴里叼个大烟斗，一股淡青色的烟雾从嘴角流出，刚飘上额头，立刻被寒风驱散，露出了两道浓密的黑眉毛和一双微眯着的亮闪闪的眼睛。

他缓慢稳健地走出几步，站在一堆墟土上，居高临下望着走来的联络副官。

联络副官立正行礼，然后油滑地把眼眯细，说：

“兄弟是国民革命军通化支队文司令的联络副官。您

是——”

刘坤把下巴轻轻一抬：“有话就说吧。”

这声音不高，略带沙哑，却显出一种权威和凛然的气度。

“如今国共签定和谈协议。这块地盘是我们文司令的……”

“哪块地盘？”刘坤缓缓扭动脖颈，极目四望，最后把目光落回联络副官的身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人民的天，人民的地，我要在这里建设人民的空军。喏，看看那块牌子。”

联络副官伸长了脖子。

那座日本式平房的门旁，挂着一块松木牌，一行红字赫然醒目：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。

联络副官嘴角掠过一丝讥嘲的笑纹，故意朝空荡荡一架飞机也不见的停机坪扫一眼，说：

“要建请到别处去，这块地盘怕不安宁……”

刘坤轻轻拂一下手：“多谢关照。”

“那么这块地盘？”

刘坤幽默地一笑：“物归原主，属人民了！”

副官咬咬牙：“好，兄弟告辞。不过——，我最后再奉劝一句，虽说打过几次交道，我们文司令的脾气你们大概还不了解？”

“了解。”刘坤微微一笑，问：“副官的枪呢？”

一名战士走上前，把双枪交给刘坤。

刘坤两手接枪，掂一掂，打开机头。

副官脸色顿变，目光被死死地摄在枪身上。

刘坤淡淡地一笑，眼球稍稍一转，望着三十米开外的一株榆树，轻松地说：“副官，看见了吗？它们也吵着要争地盘呢。”

榆树上黑压压落了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叫得正凶。

突然，刘坤双手扬起，“叭叭！”打出两枪。

麻雀“轰”的一声惊起，四散飞逃。刘坤随手一扬，“叭叭！”又是两枪。

两双麻雀落地，世界象哑了一般静。

刘坤关掉枪机，把双枪扔还惊呆了的联络副官，从嘴里拔出大烟斗，用烟斗嘴朝他轻轻点一点，严肃沉稳地说：

“回去告诉姓文的，共产党的地盘不好抢。文字旁边一把刀——我姓刘，叫刘坤！”

联络副官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：“是是是，兄弟代转，兄弟一定代转。”

刘坤望着土匪溜去的背影，鼻子里哼一声：“张作霖的匪，日本人的狗，如今又成了国民党的司令！真见他娘的鬼。”

秘书有些担心地说：“队长，剿匪部队刚撤，他们也许今晚就会趁虚而入。”

“自古哪有土匪办大事的？几个蠢贼也想成气候？哈哈！”

刘坤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，使在场目睹的人都不由得想起了那个“刘坤赴宴”的故事。



据说，刘坤在井岗山担任连长的时候，有次去收编一支农民起义队伍。这支起义队伍的头头全是哥老会的成员，不懂“主义”，只讲义气。这些草莽中的英雄，江湖上的侠士摆下一桌酒席，请刘坤赴宴。酒席桌下暗埋了一个小火药包，要试试刘坤的胆量和气魄。有胆就跟他走，没胆就杀来取心做醒酒汤。

刘坤不知其中奥秘，欣然赴宴。酒过三巡，一个小头目悄悄点燃了小火药包。刘坤正举碗欲饮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酒席桌被掀翻了。

大小头目心里虽然早有准备，可还是摔碗洒酒吃了惊吓。再看刘坤，单手擎碗，面不改色，居然滴酒未洒！淡淡问一声：

“谁家的孩子没管教？”

一刹那，大小头目跪下一地，赌咒发誓，愿执鞭随镫，跟刘坤走。刘坤忙扶起大家说：“我算啥？要没有共产党，讨饭还不知敲哪家的门呢！穷苦人要过好日子，只有世代跟共产党走！”

后来这支队伍，终于被改造成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连队。

然而他现在面对的土匪文胡子却非同一般。这家伙四代为匪，是有名的地头蛇，连张作霖和日本人都拿他没办法，只能采用收买的办法，给他划一块称霸的地盘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大部队来剿匪，屡屡扑空。这些惯匪，风声一紧就“化整为零”，潜入深山老林。可是剿匪部队一撤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能啸聚起上千人马。而航空总队呢？连日伪留用人员

算上，也不过一百几十口人，形势不能不说是严重的。

可是刘坤却象没事的人一样，朝北边那座幸存的炮楼挥手，吆喝一声：

“敲钟开饭！”

悠扬的钟声响起来了。苍茫的天空，一只鹞鹰蓦地折回头，舒展开坚强的翅膀，在炮楼的顶上，悠悠流水般地盘旋起来……

夜幕降临，靠山屯里挤满了大呼小叫的土匪。这些蓬头垢面的亡命徒，在渡过几十天流窜生活后，现在象惊蛰后的虫蚁，得了阳气，纷纷从地下钻出来，麇集成团，蠢蠢欲动。他们见了男人就杀，见了女人就污辱，发泄着几十天来憋闷的兽欲。靠山屯里的牛羊猪狗鸡，被这千把土匪洗劫一空，家家户户的铁锅，都沸起白汤，空气里溢荡着燉肉的膻腥味和粗野的喝骂狂笑声。

络腮胡，三角眼，脸皮松弛的文四爷，披一件虎皮大衣，仰面坐在铺着熊皮褥垫的太师椅上，两目微合，听一个叫黄毛熊的小土匪报告情况。

“……这两股共匪，一股来自新疆，其中有四十三名是学过飞行的，后来被盛世才盛长官给投到大狱里去了。这次国共和谈，又被他妈的张治中放出来，估计明晚能到通化城，同山东来的那股共匪会合。山东来的共匪是从什么抗日军政大学……”

“嗯——？！”文四爷从嗓子眼里挤出阴森森一声。

黄毛熊身子一抖，自知失口，骚骚蓬乱的黄头发，慌忙改口：“匪校，从共匪学校出来的毕业生。嘻嘻，没什么战斗力。里面，还有不少漂亮娘儿们，嘻嘻。”

黄毛熊说到这里，牙一龇，露出紫红的牙床。两筒鼻涕刚淌过上唇，又一抽，吸入黄毛外露的鼻孔。

“还有吗？”文四爷抬起浮肿的眼皮。

“估计后天，这两股共匪将从通化城来机场，与机场的共匪会合，建他妈什么航校！”

“唔。”文四爷慢腾腾坐直身，膘一眼身边那个农民打扮的人。

这个农民打扮的人有三十左右年纪，显得精明干练，只是两眼阴得寒人。他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行动组上校组长石汝明。他曾带着文疆给他这位族兄的亲笔信和委任状，请他率众出山，可是文四爷只派联络副官去了。石汝明知道他是想保存实力。这些地头蛇从来是六亲不认，只看重实力。石汝明并不忙，他板眼深得很！共产党能吃你文胡子的恫吓？只要你想地盘，想金钱，迟早得上他的钩！

石汝明问：“三股共匪会合，能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不到四百吧。”

石汝明转过脸，问：“四爷，你的人呢？”

文四爷手拈胡须，含糊道：“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吧。”

“哈哈，四爷，出不出山在你，说话可得仗义。你有一千挂零！”石汝明停口气，绕山绕水地又说：“杜长官大军已经出关占锦州，席卷东北也是弹指一挥的事。共产党要想